

葉聖陶文集

葉聖陶文集

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葉聖陶文集

第 二 卷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7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03 号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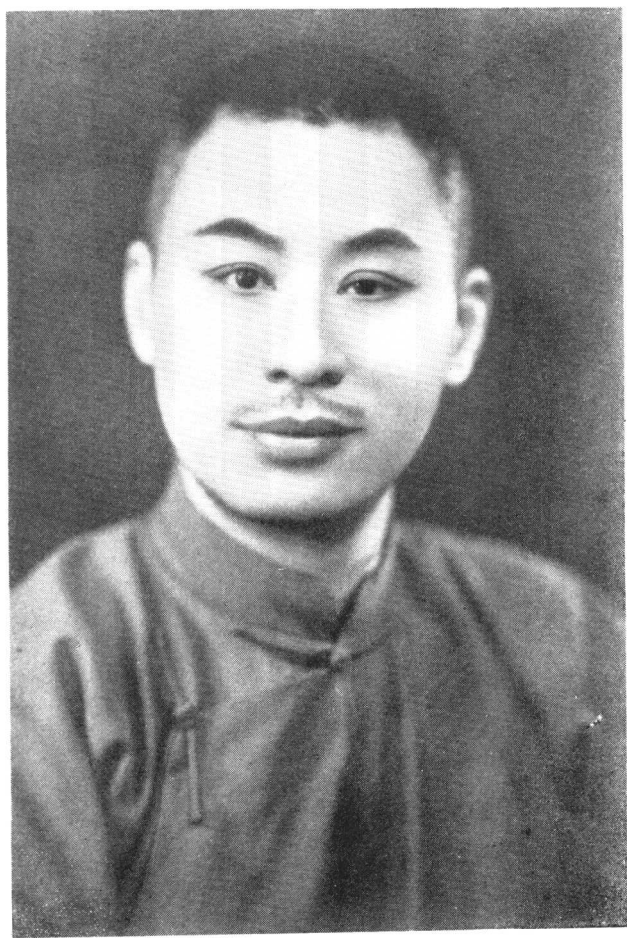
*

書号 752 字数 256,000 开本 3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3 $\frac{13}{16}$ 插頁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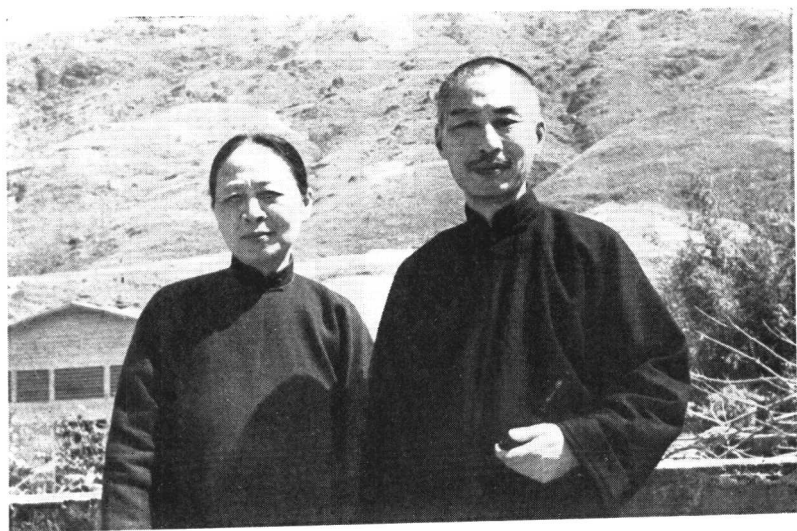
195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5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700 册

定价 (6) 8.10 元



一九三三年攝



作者和他的夫人胡墨林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摄于香港青山达德学院天台

第二卷說明

本卷收入《城中》、《未厭集》、《四三集》三个短篇小說集。

《城中》写于 1923 年至 1926 年，發表于《小說月报》等刊物上，初版于 1926 年。

《未厭集》写于 1926 年至 1928 年，發表于《小說月报》等刊物上，初版于 1928 年。

《四三集》写于 1933 年至 1936 年，發表于《文学》等刊物上，初版于 1936 年。

現在作者是根据开明書店、商务印書館、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版本重新校閱、修訂編入的。

16 20

前 記

这第二卷收原先的三个集子,《城中》,《未厭集》,《四三集》。《城中》共九篇,現在沒有刪。《未厭集》共十篇,現在刪去一篇《夏夜》。《四三集》共二十篇,現在把《火車头的經歷》《鳥言兽語》两篇抽出,准备归到童話里去。

这第二卷跟第一卷一样,逐篇看过,把字句改过。前两个集子还是改动很多,滿到处是朱笔的塗抹和改字。《四三集》念下去大致还順口,因而改动就少些。

校改三个集子也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業余時間。

作者記 1957年11月23日

第二卷目录

前記	1
----------	---

城中

病夫	3
前途	21
演講	31
城中	37
双影	52
在民間	59
晨	70
微波	85
搭班子	103

未朕集

遺腹子	119
苦辛	131

一包東西·····	145
抗爭·····	153
小病·····	173
小妹妹·····	184
夜·····	192
赤着的腳·····	204
某城紀事·····	207

四三集

自序·····	227
半年·····	229
投資·····	237
“感同身受”·····	244
一個練習生·····	254
得失·····	268
寒假的一天·····	277
一篇宣言·····	296
鄰居·····	304
逃難·····	315
一個小浪花·····	330
丁祭·····	338
兒童節·····	345
老沈的兒子·····	353

多收了三五斗·····	360
一桶水·····	370
冥世別·····	385
招魂·····	391
英文教授·····	407

城中

病 夫

薛振之走上扶梯，踏着鋪得極平貼的柔軟的櫻毯，兩只腳覺得有點沉重，舉一步似乎要費十分的力氣。他無意識地把草帽除下，一只手從褲袋里掏出一塊手巾來拂拭額上的汗。

突然的一念在腦際閃現：“又來到這可厭的地方！這是疾病的地方，牢獄似的地方，死氣沉沉的地方！”他這樣想，腳更見得沉重了，扶着欄干暫且停步，只迷糊地悵悵着。

自入春以來，他的身體就不很健旺。不健旺也沒有什麼顯明的痕迹。偶然有幾回鼻子塞了，鼻水流了，他也並不在意。直到寓所里的老媽子驚訝起來，說“先生本來吃三碗飯的，為什麼現在一碗也吃不到了！”他才想起自己的食量不如從前了，才開始注意身體的情況。不好的病狀便跟着來了。晚上睡在被窩里，覺得渾身焦熱，皮膚異常乾燥。半夜醒來，卻又遍體是冷汗，手指按上去，粘粘的。一會兒，汗又干了，依然是焦熱而且乾燥。從此再也不能入睡了。轉側迂延，捱到天明，便得救似地趕忙起身，但一天的不爽快也與躺着等待天明一樣，實在不是容易担当的事。

他不向誰說起這些，照舊到編輯部去工作。

昨天下午，他從編輯部散出來，同一個姓陸的朋友一起走。經過一個医生的家屋時，他可憐地說道，“請你先走吧，我要找這位醫生去。”

“什麼？你有什么不舒服么？”

“沒有什麼，只覺得這幾天困乏得很。恐怕会有什么病症，所以去請他檢驗一下。”他的臉上露出似乎暇豫的微笑。

這分明是不願意承認身上有什么病，所以把已覺察的病狀也抹過了。但是從他那勉強的微笑里，已可窺見他心里怎樣地憂慮了。

“我也沒事，陪你進去。”

兩人便去叩醫生家的門。

振之的衣襟解開了，前胸部完全裸露。蒼白的皮膚緊貼着里面的骨骼，使人想起學校里的蜡制人體模型。脖子的兩側深深陷落，仿佛兩個可怕的坑；胸部扁平，仿佛沒有肺臟藏在里边似的；都使人起悶郁不安的感覺。

醫生把听診器的皮管插進耳朵，沉靜地听察振之肺的各部，叫他咳嗽，叫他深呼吸，他一一依着做了。他的眼睛注視着醫生的臉，希望早一點听到急欲知道的消息，正像待赦的罪犯，只等“你被赦了”四個字從對方的嘴里漏出來。可是醫生的臉永远是理智的；他表示對於主顧的敬意常帶笑容，不論在詢問或診察或判斷的時候总是那副笑容；至于要從他臉上探點兒消息，那是無望的。他听罷了肺部，又听心脏，又敲击肋骨，听那声音；又叫振之躺在一张榻

上，徐徐举起他的大腿，問他可有什么地方覺得痛楚；又用小槌子敲击振之的膝盖骨，看小腿的無意識的反射运动。

“請寬坐吧，”医生診察完畢，很恭敬地向振之說，一手指着靠牆的椅子。

振之扣上衣服，再也耐不住了，慌忙地問：“先生看我的內脏有沒有毛病？”

“沒有什麼毛病，只是……”

“只是！什麼？”他差不多整個身心都凝定了，專等医生隨後的答復。

“只是右面的肺略微弱一點。”

“是肺病么？”他的聲音有點顫抖了。

“不是肺病，但是這樣的肺有肺病的可能就是了。我听了先生剛才說的那些病狀，又檢查了先生的身體，知道先生的病就是衰弱。最好多多休養，有個適宜的地方住下，病自然會好起來的；藥物只能幫助一些兒罷了。”医生忽然有所領悟似的接着說，“我們為了職業，就不能事事如意了；先生的工作又是十分辛苦的。這裡地方也太壞，都市的濁氣專給人們釀病！”

医生的話激動了振之積蓄在心頭的憤慨，他扣好了衣服，坐上靠牆的椅子，嘆息着說，“不看見一棵草，不看見一只蝴蝶，這成個什麼生活！吃的是煤屑和灰沙，聞的是機器油的臭味，當然是等着釀病了！還有種種的色彩和聲音激刺着我們的官覺，我們的身心怎得不由麻木而終於衰弱！但是，先生說這裡地方太壞，這裡真完全是壞地方么？

我們如果往西走去，不要十里路，就看見濃綠的密林，中間藏着精雅的別墅。那邊常年有花的笑靨和鳥的歌聲；又有噴泉激濺，正像深山的瀑布。一切的喧聲傳不到那邊，就是少女的低吟也可以清楚地聽見。那真是可愛的地方，只是我們沒有份兒在那里住下罷了。同一的所在，我們在这里預備生病，別墅里的主人却在那邊享清閑之福，這怎不使人憤憤！我們只差一點，只差不曾打一道圍牆把方方的地皮圍起來；除此之外，還有別的理由說我們應當沒有份兒么！”

醫生順着振之的意思，點頭道，“當然沒有別的理由。”他又轉換論點道，“現在先配一點藥水給先生吃，希望把每晚的發熱治好。里边還有一種強心劑，好使先生的困乏減輕一點。”

“是，是，”振之剛才似乎很興奮，此刻却又是頹然無力的樣子，發音也低微了。他掏出皮夾子來，檢出一張鈔票，躊躇地找那適宜的雅致的安放它的地方。隨後不自然地站起來，走到醫生的診桌旁邊，把它放在一個雜件盤里，吞吞吐吐地說，“一點醫費，請收了。”

醫生同他約定待一會兒派人來取藥水，他就同陸君辭出。第一句就表示疑猜道，“他或者當着我的面不肯實說吧？其實我不怕，一點也不怕，就是真害了肺病，我還是現在這樣子。”他說時，向陸君勉強地慘笑。

陸君在旁看醫生診病時，沒有開口，同情的傷感充溢于心，仿佛失去了什麼似的。他想：“像薛君那樣的體格，

显然是个肺病患者的标本。医生未必說实話，看他可怜，就用輕描淡写的話安慰他。况且我們的职业照例是容易染这个病的。”他又想到驅迫着人們趋向于恶病的势力，想到狭窄陰暗的里弄和类似猪圈的房屋；举头望空际，惨惨淡淡的，全是灰色的領土：就覺得世間沒有一件事物是合理的。現在听到振之的問話，他又一閃地想：“我就是这么猜想，十分之七八，他說的不是实話。”但是他故意回答振之道：“沒有的事，你不要疑心。”随后就沒有什么可說了，不应心的話原是很难虚拟的。

两人默默地走着，車馬的喧扰对他們好像無所有似的。走了三四分鐘光景，振之突然拉住陆君的衣袖說，“費你的心……”

陆君的無所集注的浮慮被打破了，側轉頭問，“什么？”

“費你的心，明天順便去訪問那医生，大家本来是相熟的，他不至于疑心你的訪問有什么特別作用。你就乘机問他，我的病到了什么程度？究竟要紧不要紧？最要紧的一句，究竟是肺病不是？你千万不要說是我托你問的，只說隨便問問罢了。其实他就是当面对我說是肺病，我也不会惊駭万分的。”他又惨然地笑了。

陆君当然答应了他；同时体会到这几句話里边含着無限酸楚的味道，就覺得呼吸有点急促，脉搏也不自禁地增强起来了。他心里想这大概是不必問的了；眼見一个人坐在大河里快要融解的冰塊上，那人却还在問“我所坐的不是冰塊吧？”这是何等凄惻的事啊！